

佛傳中一個有關“文字”的故事： 神話與歷史的糾纏*

王邦維
北京大學

摘 要：本文的考察對象是三部內容相近的漢譯佛傳文本與一部相關的現存梵文本：《方廣大莊嚴經·示書品》《普曜經·現書品》《佛本行集經·習學技藝品》以及 *Lalitavistara* 相關章節。本文作者發現，其中有些書體的翻譯牽涉到當時對一些亞洲民族－地域的認知和稱名，由此比對梵文原文並檢討三部漢譯文本的不同漢譯方式，進而探索譯者的翻譯策略以及歷史文化方面的背景。文章旨在理解漢譯諸本的源文本其形成、部派歸屬與傳播背景，以及與現存梵本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方廣大莊嚴經、普曜經、佛本行集經、*Lalitavistara*、佛典翻譯、源文本

現存的佛教經典中有一類經典，現代學者一般稱作佛傳。佛傳敘述佛一生的經歷，或一生中的某一段行事。故事性比較強，文體以敘述為主，在故事中宣說佛教教義，既有教化作用，又有幾分愉悅成分，容易被大眾接受。如果從今天學術研究的角度講，它們不僅是宗教文獻，也可以被看看作是一類文學作品。這一類佛經數量不少。故事的基本情節最初比較簡單，後來逐漸發展和擴大，變得繁複起來。有一些成為獨立的經典，有的情節稍後成為文學家再加工、再創作的題材。印度古代著名的詩人馬鳴 (Aśvaghōṣa, 1-2 世紀) 的 *Buddhacarita* (佛所行贊)，就是這樣的作品。這類經典，在現存的印度語言文獻中保留了一些，但很多在印度早已經失傳，卻在中國古代漢譯的佛經中保留了下來。這些漢譯，大多由歷史上到中國來的中亞或印度僧人與中國人合作翻譯而成。在今天看來，這是對保留印度文獻和文化的一大貢獻。其中幾部經典，在古代中國其實也很有名，不僅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也對中國古代的文學、雕塑、壁畫及各種藝術活動都產生過多方面的影響。祇是這些以佛傳作為主題的經典，尤其是漢譯的這一部分，至今還沒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和研究。

現存梵語寫成的佛傳中，最著名的是 *Lalitavistara* 和 *Mahāvastu*。前者在中國更為有名。因為它在歷史上先後至少有兩種漢譯本，分別是《普曜經》和《方廣大莊嚴經》。《普曜經》的譯者是西晉時代的竺法護 (Dharmarakṣa, 231-308)，漢譯八卷；《方廣大莊嚴經》的譯者是唐代來華的印度僧人地婆訶羅 (Divākara, 614-688)，漢譯十二卷。*Mahāvastu* 則從來沒有漢譯。

此外，漢譯佛經中還有一部經典，名稱是《佛本行集經》，譯者是隋代來華的印度僧人闍那崛多 (Jinagupta, 523-600)，漢譯七卷，內容上與 *Lalitavistara* 很接近，但結構和有些地方不一樣，可以看作是

非常相近的一部書。¹

這三種漢譯佛經，在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裡，都收入“本緣部”。²以內容、結構和文字而論，地婆訶羅的譯本最接近現存的梵文本，因此這裡以《方廣大莊嚴經》作為譯名。《方廣大莊嚴經》在古代還有一個漢譯名，是《神通遊戲》。上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大學的金克木先生寫《梵語文學史》，使用的就是後一個譯名。

《方廣大莊嚴經》的梵文本很早就被發現，而且先後出版三種校訂本：

一、R. Mitra 校訂本，1877 年在印度出版，後重印。

二、S. Lefmann 校訂本，1902 年、1908 年在德國出版。

三、P. L. Vaidya 校訂本，1957 年在印度出版，1987 年由 S. Tripathi 修訂重印。

以上三種校訂本，都有一些問題，使用中需加注意。³

梵文本共二十七品。從佛受大自在天等的請求，講說《方廣神通遊戲大嚴經》，即《方廣大莊嚴經》。從菩薩住兜率天宮講起，投胎、降生、成長、出家、成道，一直講到轉法輪為止。地婆訶羅的漢譯本，也完整地保留了二十七品的結構。《普曜經》則有些不一樣，分為三十品。

《方廣大莊嚴經》的篇幅很長，內容也很豐富，一時不可能做全

¹ 雖然過去往往把漢譯的《佛本行集經》看作是 *Lalitavistara* 的異譯，但我認為事實并非如此。《佛本行集經》與 *Lalitavistara* 之間的關係，值得做特別的討論。本文最後將談到這一點。

² 《普曜經》和《方廣大莊嚴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大正藏》）第 3 冊，編號分別是 186、187。《佛本行集經》即《大正藏》編號 193，第 4 冊。

³ 相關較早的研究可參考 M. Winternitz,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New Delhi: Oriental Books Reprint Corporation, 1977, vol. II, pp. 248-256.

面的討論。這裡祇取第十品，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選這一品的原因
是其中涉及到印度的“字書”(scripts)和“唱字”(chanting)，二者都
涉及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

梵文本《方廣大莊嚴經》的第十品名稱是“Lipiśālāsamdarśana-
parivarta”，漢譯名是“示書品”，很準確。《普曜經》的翻譯是《現
書品》，也很準確。但《佛本行集經》中相應的一節在《習學技藝品》，
差別就大一些。這中間有更多的原因，後面將會談到。

《示書品》開首講到佛漸漸長大，到了上學的年齡，應該到學校去
讀書了。於是與佛一起，一萬童男、一萬童女相隨，一萬車乘，來到
迦毘羅衛城的大街上。民眾觀瞻，歡喜無量，百千音樂，天雨妙花，
諸天婁女，眾神擁護。佛由父親淨飯王(Śuddhodana)引領，到了學校。
學校的老師名叫毘奢蜜多，梵語原文是 Viśvāmitra。作為老師，毘奢
蜜多還被稱為“博士”，“博士”梵文的原文是 ācārya，本意就是老師。
古代的漢譯多數時候譯為“軌範師”。漢譯者在翻譯時翻譯作“博士”
一詞，很有意思。“博士”一詞中國早有，這裡借用得頗好。

毘奢蜜多雖是“博士”，但在佛的面前，自覺學問不夠，“生大
慚懼，迷悶躡地。時兜率天子，名曰妙身。扶之令起，安置座上。”
梵本原文：

samanantarapraveśitaśca bodhisattvo lipiśālām |
atha viśvāmitro nāma dāraṅkācāryo bodhisattvasya śriyaṃ
tejaścāsahamāno dharaṅitale niviṣṭo 'dhomukhaḥ prapatati
sma | taṃ tathā prapatitaṃ dr̥ṣṭvā śubhāṅgo nāma tuṣitakāyiko
devaputro dakṣiṇena karatalena pariḡrhyotthāpayati sma |
utthāpya ca gaganatalastho rājānaṃ śuddhodanaṃ taṃ ca

mahāntam janakāyam gāthābhirabhyabhāṣat |

昆奢蜜多起來之後，佛向老師提問，一下子列舉出六十四或者說六十五種所謂的“字書”。他問老師準備教他哪一種。梵本原文：

atha bodhisattva uragasāracandanamayam
lipiphalakamādāya divyārṣasuvanṛatirakam
samantānmaṇiratnapratyuptam viśvāmitramācāryamevamāha—
katamām me bho upādhyāya lipim śikṣāpayasi |

老師無以為答，於是佛自己列舉出了這六十四種“字書”的名字。
梵文的一段是：

brāhmīkharoṣṭīpuṣkarasārim aṅgalipim vaṅgalipim
magadhalipim maṅgalyalipim aṅgulīyalipim śakārilipim
brahmavalilipim pārūṣyalipim drāviḍalipim kirātalipim
dākṣiṇyalipim ugralipim saṁkhyālipim anulomalipim
avamūrdhalipim daradalipim khāṣyalipim cīnalipim
lūnalipim hūṅalipim madhyākṣaravistaralipim puṣpalipim
devalipim nāgalipim yakṣalipim gandharvalipim kinnaralipim
mahoragalipim asuralipim garuḍalipim mṛgacakralipim
vāyasarutalipim bhaumadevalipim antarīkṣadevalipim
uttarakurudvīpalipim aparagoḍānīlipim pūrvavidehalipim
utkṣepalipim nikṣepalipim vikṣepalipim prakṣepalipim
sāgaralipim vajralipim lekḥapratilekḥhalipim anudrutalipim
śāstrāvartam gaṇanāvartalipim utkṣepāvartalipim
nikṣepāvartalipim pādalikḥitalipim dviruttarapadasaṁdhilipim

yāvad daśottarapadasamdhilipim madhyāhāriṇīlipim
 sarvarutasamgrahaṇīlipim vidyānulomāvimiśritalipim
 ṛṣitapastaptām rocamānām dharaṇīprekṣiṇīlipim
 gaganaprekṣiṇīlipim sarvaśadhiniṣyandām
 sarvasārasamgrahaṇīm sarvabhūtarutagrahaṇīm | āsām bho
 upādhyāya catuṣṣaṣṭīlipīnām katamām tvam śiṣyāpayiṣyasi? ⁴

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卷四《示書品》這一段的漢譯是：

菩薩爾時手執天書旃檀之簡，塗以天香摩尼明璣以為嚴飾，而問師言：有梵寤書、佉盧虱底書、布沙迦羅書、央伽羅書、摩訶底書、央瞿書、葉半尼書、婆履迦書、阿波盧沙書、暹毘羅書、罽羅多書、多瑳那書、鬱伽羅書、僧祇書阿跋牟書、阿奴盧書、達羅陀書、可索書、支那書、護那書、末提惡刹羅書、蜜怛羅書、弗沙書、提婆書、那伽書、夜叉書、乾闥婆書、摩睺羅書、阿修羅書、迦婁羅書、緊那羅書、密履伽書、摩瑜書、暴磨提婆書、安多力叉提婆書、拘耶尼書、鬱單越書、弗婆提書、沃憇婆書、匿憇波書、般羅憇波書、婆竭羅書、跋闍羅書、戾佉鉢羅底隸書、毘憇波書、安奴鉢度多書、舍薩多婆書、竭膩那書、鳴差波書、匿差波書、波陀戾佉書、地烏怛散地書、夜婆達書、鉢陀散地書、末提訶履尼書、薩婆多增伽訶書、婆尸書、比陀阿奴路摩書、尼師答多書、乎盧支磨那書、陀羅尼閉瑳書、伽伽那必利綺那書、薩婆沃殺地儻產陀書、娑竭羅僧伽訶書、薩婆部多睺婁多書。如上所說六十四書，欲以何

⁴ 梵文原文見 Vaidya P. L. and Sridhar Tripathi, *Lalita-Vistara*,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1987, pp. 96-99.

書而相教乎？⁵

這些“字書”，昆奢蜜多大多是聞所未聞，“歡喜踴躍，自去貢高”，於是誦詩稱讚佛的知識廣博。

與梵文本這一段相對應，竺法護譯《普曜經》卷三的《現書品》的漢譯是：

爾時菩薩與諸釋童俱住，菩薩手執金筆旃檀書隸，眾寶明珠成其書狀，侍者送之。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法留而相教耳，無他異書。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今師何書止有二種？師問：其六十四書皆何所名？太子答曰：梵書（一）、法留書（二）、佛迦羅書（三）、安法書（四）、曼法書（五）、安求書（六）、大秦書（七）、護眾書（八）、取書（九）、半書（十）、久與書（十一）、疾堅書（十二）、陀比羅書（十三）、夷狄塞書（十四）、施與書（十五）、康居書（十六）、最上書（十七）、陀羅書（十八）、佉沙書（十九）、秦書》（二十）、匈奴書（二十一）、中間字書（二十二）、維耆多書（二十三）、富沙富書（二十四）、天書（二十五）、龍書、鬼書（二十六）、捷邏和書（二十七）、真陀羅書（二十八）、摩休勒書（二十九）、阿須倫書（三十）、迦留羅書（三十一）、鹿輪書（三十二）、言善書（三十三）、天腹書（三十四）、風書（三十五）、降伏書（三十六）、北

⁵ 《大正藏》編號 187，第 4 冊，第 559 中欄第 11 行至下欄第 5 行。通常一般講字書的數量是六十四種，梵文本下文中也說是六十四種，但可以拆解出六十五種。地婆訶羅的漢譯本舉出的也是六十五種。從印度的習慣講，六十四是個常數，因此一般來說應該是六十四。不管六十四還是六十五，考慮到經典形成和傳承的歷史過程，這不奇怪。《普曜經》和《佛本行集經》中舉出的是六十四種。《大正藏》本的校記：宋、元、明本作“六十五”。

方天下書(三十七)、拘那尼天下書(三十八)、東方天下書(三十九)、舉書(四十)、下書(四十一)、要書(四十二)、堅固書(四十三)、陀阿書(四十四)、得畫書(四十五)、厭舉書(四十六)、無與書(四十七)、轉數書(四十八)、轉眼書(四十九)、閉句書(五十)、上書(五十一)、次近書(五十二)、乃至書(五十三)、度親書(五十四)、中御書(五十五)、悉滅音書(五十六)、電世界書(五十七)、馳又書(五十八)、善寂地書(五十九)、觀空書(六十)、一切藥書(六十一)、善受書(六十二)、攝取書(六十三)、皆響書(六十四)太子謂師：是六十四書，欲以何書而相教乎？⁶

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十一《習學技藝品》對應的一段則是：

爾時太子既初就學，將好最妙牛頭栴檀，作於書板，純用七寶莊嚴四緣，以天種種殊特妙香塗其背上，執持至於毘奢蜜多阿闍梨前，而作是言：尊者闍梨，教我何書（元少一書）？或復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正十四音是）、佉盧虱吒書（隋言驢脣）、富沙迦羅仙人說書（隋言蓮花）、阿迦羅書（隋言節分）、瞢伽羅書（隋言吉祥）、耶寐（亡毘反）尼書（隋言大秦國書）、鶯瞿梨書（隋言指書）、耶那尼迦書（隋言馱乘）、娑伽婆書（隋言牯牛）、波羅婆尼書（隋言樹葉）、波流沙書（隋言惡言）、毘多茶書（隋言起尸）、陀毘茶國書（隋云南天竺）、脂羅低書（隋言裸形人）、度其差那婆多書（隋言右旋）、優伽書（隋言嚴熾）、

⁶ 《大正藏》編號 186，第 4 冊第 498 頁上欄第 27 行至中欄第 23 行。

僧佉書(隋言算計)、阿婆勿陀書(隋言覆)、阿菟盧摩書(隋言順)、毘耶寐奢羅書(隋言雜)、陀羅多書(烏場邊山)、西瞿耶尼書(無隋言)、珂沙書(疏勒)、脂那國書(大隋)、摩那書(斗升)、未茶叉羅書(中字)、毘多悉底書(尺)、富數波書(花)、提婆書(天)、那伽書(龍)、夜叉書(無隋語)、乾闥婆書(天音聲)、阿脩羅書(不飲酒)、迦婁羅書(金翅鳥)、緊那羅書(非人)、摩睺羅伽書(大蛇)、彌伽遮迦書(諸獸音)、迦迦婁多書(烏音)、浮摩提婆書(地居天)、安多梨叉提婆書(虛空天)、鬱多羅拘盧書(須彌北)、逋婁婆毘提呵書(須彌東)、烏差波書(舉)、膩差波書(擲)、娑伽羅書(海)、跋闍羅書(金剛)、梨伽波羅低梨伽書(往復)、毘棄(音牒)多書(食殘)、阿菟浮多書(未曾有)、奢娑多羅跋多書(如伏轉)、伽那那跋多書(算轉)、優差波跋多書(舉轉)、尼差波跋多書(擲轉)、波陀梨佉書(足)、毘拘多羅波陀那地書(從二增上句)、耶婆陀輸多羅書(增十句已上)、未茶婆哂尼書(中流)、梨沙耶娑多波侈比多書(諸仙苦行)、陀羅尼卑叉梨書(觀地)、伽伽那卑麗叉尼書(觀虛空)、薩菴沙地尼山陀書(一切藥果因)、沙羅僧伽何尼書(總覽)、薩婆婁多書(一切種音)。爾時太子說是書已，復諮蜜多阿闍梨言：此書凡有六十四種，未審尊欲教我何書？⁷

對於三個漢譯本，梵文本是源文本(source text)，但也不完全是源文本，因為從任何一個方面講，當年的翻譯者手裡的梵文本，顯然與今天見到的梵文本有所不同。三個漢譯本，分別來自文字上大同小異的三個文本。同一部佛經，文本上大同小異，這種情況在佛經的傳

⁷ 《大正藏》編號 190，第 4 冊，第 703 頁下欄第 8 行至 704 頁上欄第 8 行。

承中隨時可見。

整個故事其實很簡單。有趣的祇是，這六十四或六十五種“字書”，佛早已通曉，而博士毘奢蜜多卻不曾聞知。佛傳故事有此等情節並不難理解。因為這一體裁要表現的就是佛的全知全能，即使佛還祇是一個幼童，也是如此。這一點不用多說。我想提出三個問題，都與“字書”相關。

第一個問題，在古代印度有這麼多種文字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不過，這中間講到的也並非完全不是事實。六十多種“字書”中，第一和第二種，即“梵書”和“佉留書”，梵文的原文是 Brāhmī 和 Kharoṣṭī，分別代表了印度古代最主要的兩種文字系統，實際上都存在過。今天印度廣泛使用的天城體字和其他很多字體，甚至包括東南亞一些語言至今還在使用的字體，都是從“梵書”即 Brāhmī 發展而來。Brāhmī 現在一般的翻譯是“婆羅謎體”。

“佉留書”古代主要流行於印度西北一帶，使用的地區一直延申到今天中國的新疆西部。⁸

有意思的是梵文本中的 Cīnalipi，地婆訶羅譯為“支那書”。“支那”就是中國，“支那書”指中國的文字。中國當然很早就有文字。

⁸ 關於印度的古文字，早期的著作有 Georg Bühler, *Die indische Inschriften und das Alter der indischen Kunstpoesie, Sitzungsbericht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i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122, no. 11, 1890; 該書由 V. S. Ghate 譯為英文出版：“The Indian Inscriptions and the Antiquity of Indian Artificial Poetry,” IA 42, 1913, 29-32, 137-48, 172-9, 188-93, 230-4, 243-9. 英文再版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70. 晚近一些的有 Ahmad Hasan Dani, *Indian Palaeogra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2d ed.,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86. 最新的則有 Harry Falk, *Schrift im alten Indien: Ein Forschungsbericht mit Anmerkungen*, Gunter Narr Verlag Tübingen, 1993 以及 Richard Salomen, *Indian Epigraphy: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 Prakrit, and the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這是否說明《方廣大莊嚴經》這個時候的作者已經知道了中國有文字? 估計應該是這樣。

此外，佛所列舉的各種字書，有的涉及到印度的民族名，例如梵文本的第十二種 *Drāṇḍalipi*, *Drāṇḍa* 就是今天一般所稱的達羅毗荼人。有的涉及到地名，例如第六種 *Magadhalipi*, *Magadha* 即有名的“摩揭陀”。第十四種 *Dākṣiṇyalipi*, *Dākṣiṇya* 指印度的南方地區。第三十八種 *Uttarakurudvīpalip*, 即“鬱單越書”，⁹ 第三十九種 *Aparagoḍānīlipi*, *Aparagoḍānī* 即“瞿陀尼洲”，以及第四十種 *Pūrvavidehalipi*, *Pūrvavideha* 即“弗婆提洲”，三者都是印度神話傳說中“部洲”的名字。有的則是神話中的天龍八部、諸天鬼神的名字。例如從第二十六一直到第三十三種，*Devalipi* 即“提婆書”，*Nāgalipi* 即“那伽書”，*Yakṣalipi* 即“夜叉書”，*Gandharvalipi* 即“乾闥婆書”，*Kinnaralipi* 即“緊那羅書”，*Mahoragalipi* 即“摩睺羅書”，*Asuralipi* 即“阿修羅書”，*Garuḍalipi* 即“迦婁羅書”。其餘的則很難判斷是什麼出處。總體看比較隨意。

這六十四或六十五種“字書”，絕大部分在真實的生活中都不存在，但為什麼會列出這些名字? 有沒有隱含的意義?

意義當然是有的。《方廣大莊嚴經》是佛傳，與其它一些佛傳不大一樣的是，它已經明顯具有大乘佛教的色彩，可以說已經是一部大乘經典。¹⁰ 在《方廣大莊嚴經》中，佛的生平已經被充分地神化。為

⁹ 《方廣大莊嚴經》卷四，《大正藏》編號 187，第 3 冊，第 559 頁中欄第 23 行。

¹⁰ *Lalitavistara* 屬於說一切有部的經典，無疑也屬於大乘佛教的經典。屬於說一切有部這一點較少爭議，參考 E. J. Thomas, “The Lalitavistara and Sarvastivada”, in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16.2 (1940): 239-245. 是否屬於大乘佛教則可能會有人質疑，但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Lalitavistara* 應該歸屬於大乘佛教經典。見拙稿《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179 頁。

了表現出佛的神異能力，故事中一下列舉出六十多種“字書”，雖然大部分不是事實，但第一，它反映了作者——當然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時候所寫成的——對現實世界的瞭解，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作者當時對印度周邊國家、印度的民族、地理區劃的認識。

第二，它是作者對世界眾生以及眾生應該有的“字書”的想像。在作者的想像世界裡，人天混雜，萬象包羅。《方廣大莊嚴經》的另一個譯名《神通遊戲》反映的就是這個特點。佛天生通解六十多種“字書”，就是一種神通。作為宗教神話，這不奇怪。古代印度其他的宗教也是這樣。在古代印度人的精神世界裡，人神並存，雖然這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多少有些怪異。在中國，人與神的區別一般是很明顯的。

第二個問題，不同時代的漢語翻譯者，在翻譯六十四種“字書”時使用的詞語，有的一樣，有的不一樣。不一樣在哪裡？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

這其中有幾個詞語最值得注意。

第一個是 Brāhmī。竺法護譯為“梵書”，闍那崛多譯為“梵天所說之書”，同時又譯為“婆羅門書”，地婆訶羅譯為“梵寐書”。這是古代中國人見得最多、相對最熟悉的印度書寫字體。不僅有印度的“梵書”，還包括印度“梵書”在中亞地區的一些變體。

其次是 Kharoṣṭī。竺法護譯為“佉留書”，闍那崛多譯為“佉盧虱吒書”，¹¹ 同時還加了一個解釋：“隋言驢脣。”地婆訶羅譯為“佉盧虱底書”。漢文文獻中，最早出現的是“佉留書”，稍後有“佉樓書”

¹¹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十一，《大正藏》編號 190，第 3 冊，第 703 頁下欄第 11-12 行。

的譯名。東晉末劉宋初的謝靈運(383-483),在他的《十四音訓敘》中,說過一段頗有意思的話:

胡書者梵書,道俗共用之也,而本由佛造。故經云異論、咒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非外道也。外道因此以通文字。胡字謂之佉樓書。佉樓書者,是佉樓仙人抄梵文以備要用。譬如此間《蒼》《雅》《說》《林》,隨用廣狹也。

謝靈運的說法,其中存在一些誤解或者說理解很不準確的地方。但這不奇怪,在中國人最早討論這類問題的階段,相關知識還有限。¹²

從“梵書”和“佉樓書”,還發展出一個新的故事。梁代的僧祐(445-518),時代稍晚於謝靈運,在他的《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中專門討論中西文字的異同,講了更有意思的一個說法:

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日佉樓,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於天竺。黃史倉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倉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唯梵及佉樓唯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雖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篆籀之變體乎。¹³

¹² 參考拙文《謝靈運〈十四音訓敘〉輯考》,《國學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75-300頁;修訂稿收入《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語言文獻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31-646頁。拙文對此有專門討論。

¹³ 《出三藏記集》卷一,《大正藏》編號2145,第55冊,第4頁中欄第5-14行。

僧祐講的當然祇是一種神話式的想像，但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對這一問題的理解，今天看來，頗有意思。

再一個就是 Cīnalipi，竺法護譯為“秦書”，闍那崛多譯為“脂那國書”，同時加了注：“大隋”，地婆訶羅譯為“支那書”¹⁴。

Cīnalipi 一詞中的 Cīna，闍那崛多和地婆訶羅本的翻譯都是音譯，而且是常見的音譯。祇有竺法護是意譯，意譯為“秦”，而不是其他，原因是什麼？這看似是一個小問題，其實牽涉頗多。

依照竺法護最早的傳記，《出三藏記集》卷十三的《竺法護傳》，竺法護西晉時人，來自敦煌。他從晉武帝太始二年(266)中到晉閔帝建興元年(313)，先後到了敦煌、長安、洛陽等地，沿途譯出一百多種佛經。¹⁵《普曜經》八卷，則在永嘉二年(308)五月譯出。¹⁶這個時候的中國，稱作“晉”，竺法護為什麼不徑直翻譯為“晉書”呢？而在竺法護翻譯的其他佛經中，的確又有“晉言”一類的詞語出現。¹⁷

¹⁴ 《方廣大莊嚴經》卷四，《大正藏》第3冊，第559頁中欄第17-18行。

¹⁵ 《出三藏記集》卷二：“晉武帝時沙門竺法護到西域，得胡本還。自太始中至懷帝永嘉二年。以前所譯出，祐摺摭群錄，遇護公所出，更得四部。安錄先闕，今條入錄中。安公云：遭亂錄散，小小錯涉。故知今之所獲審是護出也。”《大正藏》第55冊，第9頁中欄第29行至下欄第4行。

¹⁶ 《出三藏記集》卷二：普曜經八卷(三十品。安公云，方等部。永嘉二年五月出)。《大正藏》第55冊第7頁中欄第15行。

¹⁷ 例如竺法護譯《生經》卷二：“所以者何？諄那晉言碎末)沙彌來詣我所。”《大正藏》編號154，第3冊，第80頁上欄第8-9行。再如竺法護譯《漸備一切智德經》卷五最末跋語：“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門法護，在於長安，於市西寺中，已執梵本，手自演出為晉言，普使十方一切蒙光，得至無形，度脫眾生，咸共欣濟。今解十住，釋梵為晉，名第一住，天竺語彼牟提陀，晉曰悅豫。第二住名維摩羅，晉曰離垢。第三住名彼披迦羅，晉曰興光。第四住名阿至摸，晉曰暉曜。第五住名頭闍那，晉曰難勝。第六住名阿比牟佉，晉曰目見。第七住名頭羅迦摩，晉曰玄妙。第八住名阿遮羅，晉曰無動。第九住名抄頭摩提，晉曰善哉意。第十住名曇摩彌迦，晉曰法雨。”《大正藏》編號285，第8冊，第497頁上欄第9行至中欄第29行。

雖說在竺法護那個時候，中國的王朝或者說國家的名稱是“晉”，但竺法護不用“晉”來翻譯 Cīna，因為在竺法護看來，與 Cīna 對應的，不是“晉”，而是“秦”。

這個“秦”，指的是什麼“秦”呢？把中國稱為“秦”，中國人稱為“秦人”，在中國方面，可以看到的證據，是在西漢時代。中國歷史上有四個“秦”。第一個是先秦時代地處中國西北的秦國，後來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大王朝的“秦”。其後還有其他的三個“秦”，前秦、後秦、西秦，雖然也都地處中國西北，但建立的時間都晚於竺法護的時代，可以不考慮。

Cīna 一詞的來源，上個世紀就有學者做過討論。法國的伯希和 (Paul Pelliot) 認為，Cīna 對應的是“秦”。¹⁸ 有人提出了不同的一些解釋，例如“錦”和“荆”，認為也有可能是來自後者。不過在我看來，各種解釋中，伯希和的推論說服力最強。伯希和的文章，以《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和《漢書》卷九六《西域傳》中三處提到“秦人”，“秦人”指中國人作為證據，證明 Cīna 一名的來源是“秦”。伯希和當時沒有注意到竺法護譯 Cīna 為“秦”這條材料。竺法護的翻譯，為 Cīna 即“秦”的說法提供了一個時間跨度更大，背景更寬，理由實際上也更充分的證據。

竺法護的出身和經歷，更可以說明這一點。竺法護雖然出生在敦煌，但他不是漢人，而是作為移民的月支人。他八歲出家，老師是“外國沙門高座”。西晉武帝時代，他又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

西晉時代譯出的其他的佛經，例如無羅叉 (3、4 世紀間) 譯《放光般若經》(《大正藏》編號 221)，也有多處“晉言”，此不舉列。

¹⁸ 見伯希和《支那名稱之起源》，馮承鈞譯，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36 至 48 頁。這是伯希和頗有名的一篇文章。

國異言，三十有六，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古訓，音義字體，無不備曉。”其後“大齋胡本，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以晉文。所獲大小乘經，《賢劫》《大哀》《法華》《普曜》等，凡一百四十九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譯寫，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¹⁹

根據竺法護的履歷，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對 Cīna 這個詞的理解代表了當時西域包括印度方面的理解。而且，我們可以相信，那個時候在漢地，認為 Cīna 一詞對應的是“秦”而不是其他，應該說是一個普遍的共識。

再一個詞是 Hūṇalipi。竺法護譯為“匈奴書”，地婆訶羅譯為“護那書”，闍那崛多譯本缺此項。

這裡的問題是，Hūṇa 是指秦漢時期中國北方的匈奴？還是印度和中亞歷史上的 Hephthalites，也就是中國史書裡講到的“嚙噠”，西方史學家所說的“白匈奴”(White Hun)？從情理上推斷，這裡確實應該指 Hephthalites。但在中國方面，在當時的情況下，把 Hephthalites 認定為中國秦漢時代北方的作為民族或者說部落聯盟的匈奴，也完全可以理解。

但闍那崛多譯本為什麼會缺此項呢？也需要解釋。我的推測是，闍那崛多翻譯所依據的梵本，應該是來自中印度。因此，編撰或者傳抄這部經典的人，缺乏對西北印度包括中亞人和地的關注，因此沒有把嚙噠考慮在內。

再一個詞是 Khāṣyalipi。竺法護譯為“佉沙書”，闍那崛多譯為“珂沙書”，同時加注“疏勒”。地婆訶羅譯本缺此項。

¹⁹ 《大正藏》第 55 冊第 97 頁下欄第 21 行至第 98 頁上欄第 4 行。

“佉沙”一名，漢文文獻中最早見於《普曜經》，也見於與竺法護完全同時的安法欽（活躍於 281-306）翻譯的《阿育王傳》（《大正藏》編號 2022），其後又見於北涼時代的浮陀跋摩（或覺鎧 Buddhavarman, 5 世紀）共道泰（5 世紀）等翻譯的《阿毘曇毘婆沙論》（卷四十一）以及符秦時代僧伽跋澄（4-5 世紀）翻譯的《鞞婆沙論》（卷九）²⁰。這幾種經典中，佉沙雖然沒有明確的指向，但大多與古代中亞的一些國名並列在一起，由此推斷，位置應該也在中亞。

更清楚更明確地描述“佉沙”的，是唐代的玄奘（602-664）。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二有專門的一節講佉沙國：

佉沙國，週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菓繁茂。出細氍毹，工織細氍、氍毹。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膚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匾，容貌麤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毘婆沙》者多矣。²¹

在玄奘的書中，這段話前有注：

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

²⁰ 《大正藏》編號 1546，第 28 冊第 306 頁下欄第 28 行。《大正藏》編號 1547，第 28 冊，第 482 頁下欄第 20 行。

²¹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994-995 頁。《大正藏》編號 2087，第 51 冊，第 942 頁下欄第 14-21 行。

訖粟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²²

疏勒是西漢以來這個地方的名字，也就是今天的喀什噶爾。《新唐書·西域傳》講的基本相同：

疏勒，一曰佉沙，環五千里，距京師九千里而贏。多沙磧，少壤土。俗尚詭詐，生子亦夾頭取褊，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勝兵二千人。俗祠祆神。²³

當然，也有人認為 *Lalitavistara* 講到的 *Khāṣya* 不一定就是中國講的“佉沙”，理由是在《阿育王傳》和《雜阿含經》中，佉沙與阿育王的故事關聯在一起。²⁴ 但以此做推斷，我以為並不合適。《阿育王經》中的很多故事，實際上來自或形成於西北印度。²⁵《大毗婆沙論》編撰於克什米爾，更是如此。疏勒及其周邊地區，很早就與西北印度也包括今天的阿富汗地區有十分密切的交往，佉沙一名，出現在佛經

²² 同上。

²³ 歐陽修等編《新唐書》卷一四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0冊，第6233頁。

²⁴ 例如陸水林《佉沙國地望及交通初探》，《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第16-32頁。文中主要依據巴基斯坦學者艾哈默德·哈桑·達尼(A. H. Dani)書中提到在巴基斯坦北部吉拉斯發現的銘文中的 *Khasaraja Gana* 一語以及其他印度文獻中的 *Khasa* 一名，認為佉沙的位置就今吉拉斯附近。但 *Khasa* 與 *Khāṣya* 兩個詞，雖然拼寫很相近，有的情況下甚至可以看作是一個詞，但二者畢竟不一樣。而更重要的一點是，沒有更多的理由可以支持這樣的解釋。上個世紀早些時候，法國學者烈維(Sylvain Lévi)也討論過相關一些問題，涉及佉沙。烈維認為 *Khasa* 在中亞，但不確定在什麼地方。見烈維《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收入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重印本第二卷，第160-234頁。

²⁵ 參考 Jean Przyluski, *La Légende de l'Empereur Aśoka*, Paris: P. Geuthner, 1923.

中，沒有什麼可以奇怪。東晉以來翻譯的一些佛經中，不僅可以見到佉沙，還可以見至于闐、龜茲、沙勒、鄯善等眾多地處今天中國新疆境內的小國名稱。這組國名中，甚至也包括震旦，也就是“支那”的另一個名稱。²⁶ 因此，此處竺法護的翻譯並沒有問題，玄奘的講述更沒有問題。

同樣的還有竺法護譯本提到的“康居書”。“康居”就是今天的撒馬爾罕 (Samarqant)。但“康居”一名，僅僅存在於竺法護譯本中，梵本沒有，闍那崛多譯本和地婆訶羅譯本也都沒有。聯繫到竺法護的出身背景，這是否再次顯示當時竺法護翻譯所依據的文本中有更多的中亞因素呢？

再有竺法護譯本的“大秦書”與闍那崛多譯本的“耶寐尼書”。這一項梵文本沒有，地婆訶羅譯本也沒有。“耶寐尼”一名很容易還原，那就是 Yavani，來自梵語 Yavana，巴利語是 Yona，最初來自希臘語 Ionia。這就是《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講的“大秦”嗎？東漢的班超 (32-102)，曾經派遣甘英出使“大秦”（事在 97 年）。“大秦”或稱“犁鞞”，即中國北魏以後所稱的“拂菻國”，地方在今天地中海東部沿岸一帶。但這裡講的“大秦”，與希臘有關，但不是地中海的希臘，而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東征之後，他的將領在今天的阿富汗及古印度西北部一帶建立的希臘國家。

東晉時譯出的三卷本《那先比丘經》，全篇就是一位佛教僧人與一位希臘國王的對話。其中卷下提到“大秦”：

²⁶ 例如高齊那連提耶舍 (489-589) 譯《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五十五至五十六《月藏分》各品。

那先問 [彌蘭] 王：王本生何國？王言：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那先問王：阿荔散去是間幾里？王言：去是二千由旬，合八萬里。那先問王：曾頗於此遙念本國中事不？王言：然。恒念本國中事耳。那先言：王試復更念本國中事，曾有所作為者？王言：我即念已。那先言：王行八萬里反覆何以疾？王言：善哉！善哉！²⁷

“那先”是這位僧人的名字，梵文的原名是 Nāgasena，意譯“龍軍”。跟那先對話的國王稱作彌蘭王，希臘語的名字是 Menandros，巴利語是 Milinda。彌蘭王一個接一個地向那先發問，那先一一作答，最後說服了彌蘭王歸信佛教。“阿荔散”一名，在巴利本的 *Milindapañha* 中對應為 Alasanda，也就是古代希臘人在埃及建立的著名城市 Alexandria。彌蘭王回答那先自己來自哪裡，提到了這個城市。²⁸ 彌蘭王是希臘國王，但不是在希臘做國王，而是在阿富汗及古印度的西北做國王。

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希臘字母在歷史上曾經在這一地區廣泛地流行和使用。1993 年在阿富汗北部的 Surkh Kotal 附近發現的有關迦膩色迦王 (127-151 在位) 最重要的一塊碑銘，一般稱作 Rabatak Inscription。碑文鑿刻在岩壁上，語言是所謂的“大夏語” (Bactrian

²⁷ 《大正藏》編號 1670A，第 32 冊，第 702 頁上欄第 18-26 行。

²⁸ *Milindapañha* 中對應的一段是：Thero āha: Kuhiṃ pana mahārāja tava jātabhūmīti. Atthi bhante Alasando nāma dīpo, tatthāhaṃ jāto ti. Kīva dūro mahārāja ito Alasando hotīti. Dumattāni bhante yojanasatānīti. 此據德國哥廷根大學數據庫所錄入的文本，網址 http://gretil.sub.uni-goettingen.de/gretil/2_pali/2_parcan/milindou.htm。非常感謝本文的編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BC) 的楊增先生 2023 年 12 月 9 日代為登錄哥廷根大學數據庫並核對此段文本。

language), 使用的字母就是希臘字母。²⁹ 顯然, 竺法護譯本的“大秦書”, 指的就是這類的希臘字。闍那崛多則把 Yavani 直接音譯為“耶寐尼”。

從上面討論到的這幾個詞語, 也包括幾位翻譯者的背景情況, 我以為至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一、三個漢文本的翻譯者分別依據的是三個不同的梵文本。翻譯者在理解原文, 選擇對應的詞語的時候, 面對相同和不相同的一些問題, 也就有相同和不相同的處理途徑和方法。這些異同, 為我們提供了比較和研究的線索。

二、竺法護翻譯所根據的應該是中亞流傳的梵文本。地婆訶羅翻譯所依據的應該是直接來自印度的梵文本。但闍那崛多的梵本從哪裡來, 則需要做更多思考。總之, 現存的梵文本, 跟幾位翻譯者依據的文本對比, 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這很自然。這樣的差異, 也為我們提供了做進一步研究的可能。

三、從以上的討論, 我們可以見到古代不同地區、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地名的翻譯, 看起來祇是翻譯中很小的一個環節, 但反映的問題涉及很多方面, 仔細分析往往可以提供很重要的一些歷史信息。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問題, 即 *Lalitavistara* 的性質。作為一部文獻, 從佛教文獻傳承的歷史角度看, 它應該屬於哪個部派? 提出這個問題, 是因為闍那崛多翻譯的《佛本行集經》的最末尾, 即卷第六十最末有一段話:

²⁹ Nicholas Sims-Williams and J. Cribb, “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No. 4 (1995-1996), pp. 75-142.

爾時，復有長老分那婆素（隋言井宿），長老宮毘羅（隋言蛟龍），長老難提迦等，如是三人，唯得知其出家由緒，不知所生因緣之事，亦不知彼於往昔時作何業也？或問曰：當何名此經？

答曰：摩訶僧祇師名為“大事”，薩婆多師名此經為“大莊嚴”，迦葉維師名為“佛生因緣”。曇無德師名為“釋迦牟尼佛本行”，尼沙塞師名為“毘尼藏根本”。³⁰

這裡明確指出 *Lalitavistara*，即上面討論的《方廣大莊嚴經》，屬於說一切有部。我們現在有的其他部派的佛傳，除了《方廣大莊嚴經》，還有摩訶僧祇師，即大眾部的《大事》，也就是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 *Mahāvastu*。《釋迦牟尼佛本行》是《佛本行》的簡稱，闍那崛多翻譯的《佛本行集經》，依此應該歸入曇無德師，即法藏部。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往往被人忽視：把《佛本行經》歸入法藏部的確不錯，但闍那崛多翻譯的《佛本行集經》的文本是否完全是法藏部的文本呢？其實不是，因為《佛本行經》并不完全等同於《佛本行集經》。這中間有一點被人忽視，那就是闍那崛多的譯本。雖然以法藏部傳本為主要文本，但其中也包括了其他部派的“佛傳”的一些內容。它不稱作《佛本行經》，而是稱作《佛本行集經》，加了一個“集”字，原因就在這裡。它實際上是一種“合本”（Assembled texts）。說到“合本”或者說“集經”，涉及到更多也更複雜的一些問題，希望以後能就此做更多的討論。³¹

³⁰ 《大正藏》編號 190，第 3 冊，第 932 頁上欄第 13-21 行。

³¹ 至今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點。歐美亦然。雖然《佛本行集經》很早就被翻譯為英文，由此成為最早被介紹到歐洲的漢文佛經之一；見 Samuel Beal, *The Romantic Legend of Sākya Buddha from the Chinese-Sanscrit*, London: Trübner etc, 1875。就

至於《示書品》中接下來講到的“唱字”方面的問題，佛與一萬童子“同學字母，唱‘阿’字時，出一切諸行無常聲。唱長阿字時，出自利利他聲”，涉及到佛教的另外一些問題，也留待以後再做討論。

我所知，祇有現在英國任教的德國學者寧梵夫 (Max Deeg) 2021 年 10 月在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上提交的一篇論文，題目是“Expanding the Master(s) Hagiography: The *Fo benxing ji jing*, An Understudied Biography of the Buddha”。寧教授認為，闍那崛多翻譯的《佛本行集經》，從語言和文本的內容兩個方面分析，顯示出跟西北印度，即健陀羅地區有密切的關係。寧文已發表作：Max Deeg, “Expanding the Master(s) Hagiography: The *Fo Benxing Ji Jing*, An Understudied Biography of the Buddha,” in *A Forest of Knowled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exts and Images in Celebration of Professor Koichi Shinohara's Eightieth Birthday*, edited by Jinhua Chen, 1-31 (Singapore: World Scholastic Publishers, 2022). 我同意寧教授這方面的看法。不過，《佛本行集經》顯然還有更多的問題值得做深入的研究。